

北平青年

〈記宴歡海北社光銀〉

第二回

打電話話裏揚不念
看手錶悶煞王大奇

楊軼凡

却說六月三十日下午三點多鐘，北海仿膳茶社前，頓時顯着熱鬧起來，一位兩位，全都背着照像機，走着照像家的步法，瀟瀟灑灑，由五龍亭向東走來，到了天棚底下，就看見茶座上一位瘦小身材，穿着很漂亮白西服，的照像家，迎接上來說道：「你早來了，哼，今天天氣很好，可不是嗎，您照了不少像吧？還有幾位沒有到，哼，可不是嗎，大概也都要來了，可不是嗎，」這樣的一位一位迎接着，不到四點鐘。就看見我們的魏守忠魏總教練，穿着極整齊的西服，雖然在熱天，褲子前縫仍然是筆直到地，頭戴巴拿馬草帽，胸前掛着一點三錢頭的卡錢匣，笑容可掬，很安詳的由西邊走了下來，大家一看見魏總教練到來，不期然而然的老遠就一致起來歡迎，若說魏總教練對於照像的法力，可不在蔣總指揮以下，也不知道在照像匣子裏而翻過多少筋斗，平京瀟灑，祇要一提起魏守忠來，是那一個不知，那一個不曉呢！單拿現存最糟的像片來說，大號的書箱，可以排滿五間大客廳，草草的拜觀一下，也得半年幾個月，近些時來，總教練又感覺着照人像最有趣，特別是利用針眼來照，因此定了一

種日常功課，就是以總教練夫人為對象，對着針眼照將起來，限定每天至少照上一張，我們總教練夫人是儀態萬方，我們總教練的技術日精月進，因為這樣專心一意研究的緣故，總教練的身軀，便在這一年內，無形中隨着心廣漸漸的體胖起來，朋友問起所以會胖的緣故來，總教練老是含着無限的蘊藉，微笑不答，朋友們也都傾略到總教練的美滿心情盡在這微笑不言中了，銀光社的影迷們，經魏總教練陶冶以來，勇猛精進，來人意外，甚覺演講指導，取景取材，都暫且不言，一時風氣所趨，連幼稚園裏的小天使，也要借着襟母的針眼，每天不知道要向着襟母端詳多少次呢，僅此一端，可見影迷們對於魏總教練的愛戴，確實不在蔣總指揮以下，現在蔣總指揮有一年多的暫別，魏總教練對於銀光社的指導責任，當然是勢之所趨，義不容辭，負起全責來的了，閑言少叙，當下魏總教練入座以後，大家就請總教練傳授心法，你言我語，熱鬧起來，不知不覺又過了一點多鐘，大家一算，還少一個楊軼凡，一霎時，這談鋒全轉到楊軼凡身上去了，瘦瘦的王鴻文道：「可不是嗎，還沒有來，楊先生一定來吧？沒有通知我說來不來呢？」張康侯道：「一定來，今天是甚麼聚會，那能不來，

但是……」，俞培新不等說完接着說道：「他一定來，我相信一定很晚，但是他這晚來，起碼還要編出四個所以晚的理由來，」舒又謙一聽含着烟斗很幽默的笑了兩聲，他這一笑不要緊，大家不約而同的沉靜下來，去賞鑑他這笑的幽默，揣摸他這笑的深刻，忽然的一聲，打破了這沉靜，祇聽得喊道：「王先生有沒有，青年會的，電話請說話」王鴻文一聽急跑到櫃房，接過聽筒來問道：「喂，你是那一位，啊，楊先生，可不是嗎，啊，行，行，來得及，啊，可不是嗎，啊，二十分鐘，可不是嗎，啊，好極了，回頭見」，說完了，回到茶座，舒又謙首先問道：「楊軼廠的電話吧」，「對了，楊先生說在西城，再過二十分鐘準到」，王鴻文這樣回答，俞培新本來不想說話，可是又實在有點整不住，不禁說道：「再過二十分鐘，我敢這們想，再過四個二十分鐘也來不了，這一問答不要緊，暗地裏可把王稚圃急壞了，他想到：「現在已經六點了，再過二十分鐘，再過四個二十分鐘，六點半，七點，七點半照像，話別，談天，吃飯，吃歡送飯，吃起來比吃普通飯總要藝術一些，何況又是一羣藝術家呢，多費些時間

，自然是不必說的了，糟了，我另外的那個法訂鐘點是幾點呢？」七點，至遲不許過七點半」，這兩句甜蜜蜜的聲音就在耳邊呢，要是誤了法訂鐘點，怎麼好呢，現在不要吃飯就溜吧？雖然每次聚會多半是自己先溜，這次的情形可又不同，溜，實在覺得對不過總指揮，不溜吧，誤了鐘點，真不好交待」，這時候，倪子衡忽然用牙籤舉了一塊芸荳捲來遞了過來道：「請點，王先生」，稚圃正在想得入神，將「請點」聽成了「七點」，趕緊將手錶一看道：「七點還差二十分」，大家聽着不禁哄然大笑，有這一笑，纔將稚圃的思潮打斷，一看倪子衡還笑迷迷舉着芸荳捲呢，祇得將芸荳捲接了過來，隨着笑了一陣，舒又謙一看時候實在不早了，遂提議道：「楊軼廠想也快要到了，我們不必等了，先照像吧」，話分兩頭，於今，且不說這裏怎樣照像，先來說一說楊軼廠這人，生來有一樣怪毛病，性子非常之慢，真是有點你急我可不急的怪癖，常聽見他的口頭語是「早呢忙甚麼」，朋友們知這他這怪癖，送了他一個外號，都叫他「楊不急」，這一天楊不急因為是歡送蔣總指揮，恐怕誤事，還在月份牌上特別加大的記上了一筆，並且因為晚上要吃麻

豆腐，肉末，燒餅，連午飯都不敢多吃，吃完了兩個饅頭，披上天橋買的破西服背上照像機，學着不地道的照像家的步法，走出家門，順着胡同往西，心裏想着，誰都叫我楊不急，今日可透着急了，現在還不到一點半鐘呢，要是到了北海，他們全沒有到，纔落得說些大話呢，想着，走出了胡同口，旁邊有人說道：「走道看着人，那裏去」，冷不防，把楊不急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原來是要命大王曹十，一手提着大皮包，一手插在褲子兜裏，因為瘦得特別，西服穿在身上都有點不服貼似的，笑迷迷的，朝着不急點頭，不急連忙上前打招呼道：「幾時到北平來的，現在從那裏來」，曹十道：「剛擺完棋，現在預備找你去，巧拉，會在這兒遇見了」，說着這話，一看不急這一副照像家的打扮，又道：「背着照像匣那裏去，又是北海吧，這們早去幹什麼，曬着去嗎？得了，走吧，咱們一同先到西城看朋友去」，不急一聽要糟，心想「曹十說話向來不駁回，所以送了他一個別號叫要命大王，同他去的朋友吧，又怕就誤了北海的歡送宴，肉末，燒餅，麻豆腐，不去吧，又膩不過曹十，替他，橫豎，早呢，忙甚麼」，心裏這樣想着，腿不由主的同曹

會員活動

少年會員自行車西山隔夜旅行記

王敬修

七月三十日(星期六)下午一點半鐘，在青年會旁門集齊出發，行李，刀，勺，鍋，鏟，帳棚等物，分配攜帶，至西直門外大柳樹下，集合選舉正副營長，當李乃鋼為營長，費景天為營副並担任營隊的責任，營長在前引路，他的車忽然出了故障，所以與營副責任對調，至玉泉山飲泉水，洗雙足，四時到了西山臥佛寺目的地，在坡上茶館與費興仁老先生相遇，看每人以汗洗臉，以衣充巾，呼吸緊張，費君觀此情形，非西瓜不能使我們涼爽，所以贈最大西瓜兩個，足吃一氣，領隊者吃的最多，在這又渴，又餓，又熱，又累的時候，有這樣兩個甜蜜的大東西，使我們有說不出來的歡喜快樂與感激，營長營副去北辛村採買食物，其他隊員去寺裏游泳，領隊留守，至六時支帳棚，李乃鋼，費景天，王泰斌為造飯主任，其他隊員幫忙，費君做炒牛肉扒，王恭斌做的豬肉悶扁豆，李乃鋼炒雞蛋，還有鮮西紅柿共是四個菜各做滋味不同，特別的香美，連鍋代盤，均用饅頭擦的乾乾淨淨，可謂

狼吞虎嚥的表現了，在吃飯的時候，討論守衛的秩序，九至十一點為高尚廉，十一至一點為李思純王敬修，一至三點為李乃鋼盧偉根，三至五點為王恭斌費景天，五點大家起來，這一夜平安度過了，陳亨利范政濤張麗文六人等，自費了一夜苦工，未得其便，聞當夜張麗文范政濤兩位先生，大受奇傷，早晨進城入院就醫云，整理一切，六點齊隊赴北辛村早點，領隊留守，八點游泳，十點半點造午飯，王恭斌的四地蜜，李乃鋼的炒雞蛋這兩樣菜做的非常的好，王恭斌，費景天，李乃鋼可謂灶厨老手，若

有野營舉動，請此三位幫忙請君決對無慮，其他營員也不錯，路項協助，不辭勞苦，並無怨言，均有服從合作的精神，我們要知道營隊最要緊一件事，就是股從，否則恐難感覺到營隊的真興趣，當聚餐時有于治平博士來參觀，頗蒙博士的贊許，午飯以後休息的時候，有盧偉根高尚廉二隊員將領隊草帽作目標，大練其槍法，此二君係槍法老手，每槍均中，打的草帽叫苦連天，停槍察視，空彈殼極多，幸喜這項草帽本人未戴，否則恐與張范二君同時入院了，折帳棚，捆行李，兩點游泳，三點半集齊起身，至玉泉山洗腳，飲水，領隊因不小心滑倒水中，行了全身入水典禮，兩腿，兩脚均受傷，連擦220，以治疼痛，四點又向城前進，途中營長的車，鍊鎖損壞，不能前進，由盧偉根以洗滌毛巾為繩，拉着進行，亦可謂妙哉，到青龍橋修理好車已六點鐘了，聞七時關城門，所以我們加足馬力飛奔，至西直門業已六點有半在新街口吃了一個又甜，又涼，又沙的大西瓜，到少年部正七點半，洗澡回家休息云云

營隊是少年最有興趣的活動，非常有意思，能使少年們有不辭勞苦，服從合作的精神，他們是常帶着笑容與快樂的表現，他們要求多住幾天，因為計劃的關係中途不能更改，由此觀察少年實在願意野外生活，這宗舉動四季均相宜，我們想多與少年會員們的認識，應多舉辦，能多練習服從與合作的精神。